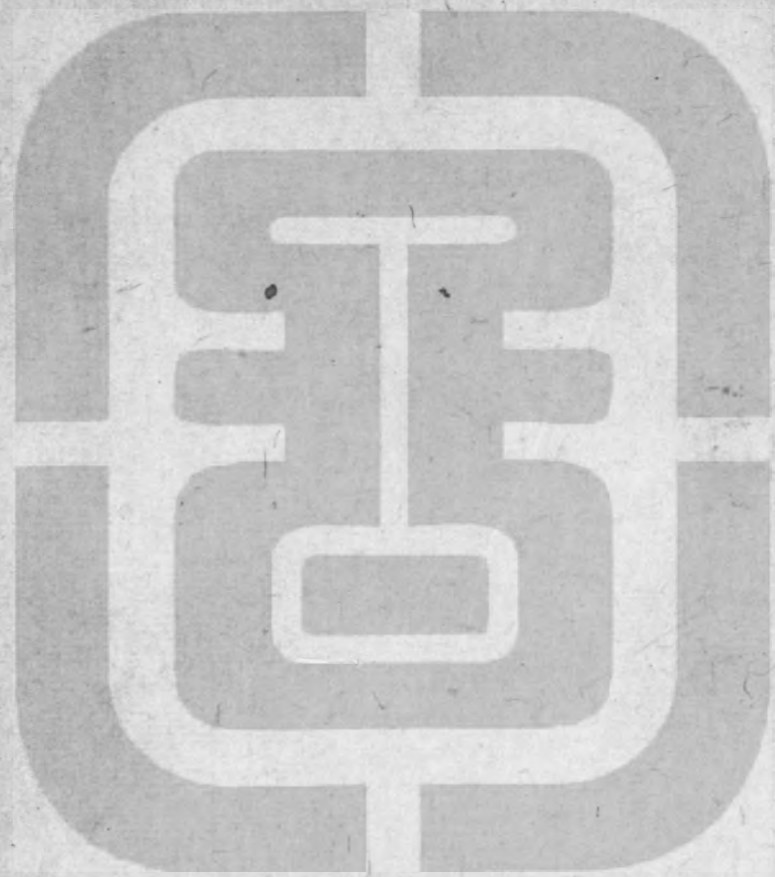


繪事瑣言



吳江述川著

繪事瑣言

雨金堂藏板

繪事瑣言序

繪畫之事士君子所不廢蓋
謂於山川得動靜高深之致
人物資考鏡得失之林動植
窮生榮活潑之機心師造化
學貫古今非徒為一藝之末

也然或俗務填胸塵埃滿案
紙墨不精筆硯弗良丹粉乖
宜青黃殊製雖有良工其如
心手不相應何欲善其事先
利其器此卮川先生繪事瑣
言之所為作爾說者曰氣韻

本于天成筆墨微乎學問畫
之理甚微畫之道甚大豈瑣
屑之言所能盡乎今使猥鄙
之夫庸俗之子吮豪展素塗
朱抹綠非不儼然自以為畫
者也顧生趣索然觀者慚惶

即以先生之說日陳于前安
能超凡而入聖哉先生曰余
之為是言為士君子言之也
夫士君子固已讀萬卷書行
萬里路亦何所不知何所不
能而必有待于余言乎然見

其大者忽其細得其微者遺
其粗略而不講非盡美之道
也秘而不宣非公世之心也
名曰瑣言亦瑣言而已先生
以余素習斯道屬余為之序
余讀是書見其考據詳而措

施當法必已試而事必求精
皆前人所未發而後人所當
遵者如以瑣言置之吾知其
不善讀是書者也故即以所
聞人之難先生而先生所以
告人者述之以為序

嘉慶四年歲在己未清和月
之望日安邑宋葆淳撰

蓬矢桑弧男子有四方之志拂
云投筆丈夫封萬里之侯故使
貂璫錦帶蚤列白衡麟閣雲臺
咸銘鍾鼎則曲逆非長貧之相
買臣知必賢之幸又何事筆牀
研匣終日隨身寶軸金箱無時
離手偃蹇五湖之宅漫傳山水
精神徘徊一畝之宮徒博煙霞

供養我無如朱紱未來黑貂已
敝將軍猿臂老不得封處士見
身宰何曾作爰寄情于雙子漢
翁遂寫意於美人芳艸剪取一
邱半壑詩是無聲染成萬紫千
紅淚皆有血朗胃無雲夢癖好
丹青仿沒骨于徐黃比用心於
博奕揣摩六灑兼辨韞瑋澄汰

之方窺測二宗更求輕重精麤
之故於是寸縑尺幅每俗讀於
賞鑒之家好鳥名犖獨對臨于
陰晴之候非謂能師造化佳色
天然抑云願學古人傳模相似
放舟于大湖三萬六千頃率二
鼠尾麝煤斲筆於歛虹七十有
二硯處二浴沙洗黛既而葵南

趙北客館棲遲東澗幽瀍游踪
汗漫訪金張之第錦贖重勝珊
瑚登王謝之堂玉躩多於麈尾
由甲午至丁巳廿四載見二聞
聞心傳不少合箝色與白描十
三科元二本筆記頗多爾乃
撮其精要錄曰丹鉛畧削宋斤
善事必先利器竹頭木屑良工

詎有遺材希刊謬于凱之待折
衷于彥遠後於素功故標繪事
嫌其纖細故曰瑣言聊為小道
之觀難免大方之笑譬彼三千
世界欲將芥子以納須彌豈云
五十服官安召畫師而希左相
耶

嘉慶二年冬十月卅川迨朗自

墨

卷三

粉

丹沙

銀朱

石青

空青

石綠

珊瑚

寶石

赭石

赤土

卷四

燕脂

紫艸

洋紅

猩猩血

澱

藤黃

卷
槐花

黃丹

石黃

土黃

百艸霜

黑石脂

泥金

泥銀

卷五

膠

礬

朽炭

香頭

調合

用法

避忌

卷六

畫室

承塵

畫几

厨

文匱

幃

尺

熨斗

鎮紙

磁器

爐

篩

櫻拂

卷七

印器

卷八

印泥

畫叉

畫鉤

刀

鍼

眼鏡

燭臺

炭

貝

之別天地相合之水者節乞水有輕重美惡之分故欲取水者不可以不知天不可以不知地又不可以不知天地之相合以地水攷之大而江河小而溪澗皆流水也外動而性靜質柔而氣剛與湖澤陂塘之止水不同然江河之水濁而溪澗之水清又不同焉觀濁水流水之魚與游於清水止水者性色迥別淬劔染帛色各不伴煮粥亨茶味亦特異則入畫者攸關色澤不

少也可弗辯乎山泉山岩土石間所出爾雅云檻泉正出沃泉縣出汎泉仄出是也其水源遠清冷或山有玉石美草木者爲良或有黑土毒石惡草穢木者不可用井水以平旦第一汲爲井華水有從地脈來者爲上近處江湖滲出者次之城市近溝渠污水雜入者氣味俱惡斯爲下矣易曰井泥不食井冽寒泉食此之謂也玉井水者諸有玉處山谷水泉是也山有玉而草

木潤身有玉而毛髮黑玉既重寶水亦靈長太
華山玉水溜下土人服之多得長生以之設色
當更鮮潤孰謂玉石之液瀝不堪作丹青之潤
澤耶王者德至淵深時代昇平則醴泉出泉味
如醴故名醴泉第出無常處未可多得其他温
泉之水或流黃有嗅或朱砂色紅或砒霜有毒
或雄黃作氣可浴而不可畫至干碧海乃百川
之會味鹹色黑雖水行之正而非著色所宜此

皆水之生于地者也南方水多隨地可得北方
水少惟天可求立春雨水是春升生發之乞立
冬後十日爲入液至小雪爲出液得雨即謂之
液雨亦曰藥雨能殺百蟲可調五色若芒種後
逢壬爲入梅小暑後逢壬爲出梅又以三月爲
迎梅五月爲送梅梅或作徽江淮以南地乞卑
溼五月上旬連下旬尤甚皆溼熱之乞鬱遏薰
蒸釀爲霏雨人受其乞則病物受其乞則徽沾

衣即腐黑澣垢如灰汁有異他水酒醋且不可造況可調脂粉乎一年之中不可用者惟梅雨而已秋露繁時百花頭上以槃收取其甘如飴呂氏春秋所謂水之美者有三危之露故秋露造酒最稱清冽姑射神人吸風飲露漢武金盤露和玉屑服食楊貴妃每晨吸花上露以止渴解醒露固清華之上品朗潤之明珠加于流水一等矣秋露而外春露亦佳若大雹降于夏暑

霜雪凝於沍寒雖出于天非水之正明水一名方諸水淮南子云方諸見月則津而爲水注者或以方諸爲石或曰大蚌或曰五石鍊成皆非也周禮司燿氏以火燧取明火於日鑑取明水於月攷工記云銅錫相半謂之鑑燧之劑是火爲燧水爲鑑俗謂水火鏡是矣參同契云陽燧以取火非日不生光方諸非星月安能得水漿凡有星月所照皆可得水清明純潔以恭祭祀

不可調色乎外有半天河雖名上池水竹籬頭水及空

樹穴中水戰國策云長桑君飲扁鵲以上池之水能洞見臟腑注云上池水半天河也宗奭曰

天澤未必盡潔須擇之夏冰出于凌陰厥性極

寒亦能腐紙損絹此皆水之生于天者也天地

相合之水亦以節氣為辨一年二十四節氣一

節主半月氣候迭更即水之氣味隨之變遷此

乃天地之氣相感而非疆域之限也月令通纂

云正月初一日至十二日止一日主一月每旦

以瓦瓶秤水觀其輕重重則雨多輕則雨少一

日之間且有不同況一月乎立春清明二節貯

水謂之神水久而不壞寒露冬至小寒大寒四

節及臘日水與雪水同立秋日五更井華水即

井泉之水平旦第一汲也小滿芒種白露三節

之水皆易壞物與微雨同此水之天地相合者

也總之有源活水雖濁亦甘無本死水雖清亦

苦執是以求槩可類推若夫書家九生之法一

曰生水取其新汲不可太宿畫亦如之取之近者朝朝更易遠者四五日一易皆須貯之磁缸聽其自澄不可投以白礬降香諸物夫水爲五色之精神五色以水爲血脈一水不合萬色俱壞故作畫者隨身所歷之區一年所遇之時仰觀俯察舌上毫尖親自嘗之而後用之則取諸天取諸地取諸天地之相合水哉水哉其庶幾乎

硯

硯之作也其于上古乎黃帝得玉一紐治爲墨海其上篆文曰帝鴻氏之硯是蒼頡造書史皇造畫時已有硯矣硯非爲書畫設耶蘓易簡言文房四寶硯爲首筆墨兼紙皆可隨時收索可與終身俱者惟硯而已米芾硯史器以用爲功玉不爲鼎陶不爲柱夫如是則石理發墨爲上色次之形制工拙又其次文藻緣飾失硯之用

是以風字斧形涵星類月七寶鑪四環鼓或厚或薄乃圓乃方形制不同矣萬石君即墨侯稱名不一矣然而克墨宜筆不存乎形與名而存乎其材以材而論約有數種

玉硯 硯史玉出光為硯著墨不滲發墨有光其云磨墨處不出光者非也余自制成

蒼玉硯

浮檀硯 異苑辛道支于水側見一浮檀取為硯制形象魚有道家符讖皆置魚硯中忽失之夢人曰吾暫遊湘水為二妃所留可於水際見尋也道支旦至水則醫者

得一鯉魚買剖之得先時符讖方悟又失之有人過湘君廟見魚硯在二妃之側

陶硯 硯史陳文惠丞相家收蜀王衍時太子陶硯連蓋蓋上有鳳坐一臺餘雕雜花

草涅之以金泥紅漆有字曰鳳皇臺毛穎傳穎與陶泓友善韓文公瘞硯銘土乎成質陶乎成器

石硯 山石可琢硯者多不備述述其佳者

端石 歐陽修曰端石以子石為上在大石中蓋石精也流俗訛為紫石蕪易簡

硯譜端所出有四巖石為甲石屋次之西坑又次之後歷又劣巖與西坑相去二十里去後歷七里而所產迥然不同然岩石又分上下又有活眼死眼之別

圓暈相重黃黑相間驚精在內晶熒可愛謂之活眼四旁浸漬不甚鮮明謂之泪眼形體畧具內外皆白謂之死眼活眼勝泪眼泪眼勝死眼死眼勝無眼最貴者鸚鵡眼又端溪水中石色青山半石色紫山絕頂尤潤如猪肝色者佳今有金線火捺諸紋蕉葉白為最惟望去有鋸乃能發墨不發墨者但充玩好耳

歛石 歛石出龍尾溪以金星為貴以深溪為上性皆潤澤色俱蒼黑縝密可以敵玉滑膩而能起墨本有數種惟羅紋者者子者刷絲者最佳東坡作龍尾硯銘云滑不拒墨者此羅紋石也又詩云成都畫手開十着者此着子石也汪彥章詩云萬縷秋毫聊出沒此刷絲也硯錄云歛石用墨訖水滌即盡不復留漬

瓦硯

滌端硯屢易水其漬卒不盡除是歛過於端矣余家舊藏歛硯一方有泥金長點散滿兩面旁有銘曰龍尾金着之寶東山王鑿題又於京師得一方遍體如金泥試以程方真墨快下如風故歛石總以金多為貴

西域無紙筆有墨以瓦合或竹節即其硯也柳公權評硯以青州石末為第一

絳州黑硯次之李之彥曰青濰州石末皆瓦硯也

秦瓦

秦阿房宮在咸陽水經注云渭城縣有蘭沱宮秦始皇微行逢盜於蘭沱

雍勝畧云咸陽縣二十五里有蘭沱宮其瓦當文曰蘭沱宮當當字讀如玉卮無當底也又有文曰衛秦放諸侯宮于咸陽北坂上此衛國宮瓦也又鴻臺瓦

上作飛鴻形旁為延年字秦始皇射飛鴻于臺上築在廿七季見三輔黃圖曰宗正宮當周成王時彤伯為宗正百官表宗正秦官掌親屬自楚一炬後二千餘年畊夫拾得士夫制為硯名瓦頭硯專取其頭斫去其瓦以背之平者磨墨留四邊以為池藏字于腹以供雅翫然秦宮室漢多改造而秦瓦不可多得已

瓦漢瓦 漢瓦始見於長安志者甚少後人抉剔愈多有曰長樂萬歲史記高祖七年長樂宮成在長安縣西北十五里本秦之興樂宮曰萬物咸成疑後宮長秋殿瓦三輔黃圖后宮在西秋之象也曰狼千萬延攷關中記稱上林苑有延池觀古字通用曰千秋萬歲出漢城未央宮字體變換有數種曰長生未央高帝

九年未央宮成今傳世未央瓦硯如瓦形蓋明時偽造也曰延壽萬歲漢武故事作延壽觀高栞丈曰金殿在長安城內曰甘泉上林甘泉苑上林苑皆周圍五百里瀕渭至扶風曰永奉無疆瓦質恢宏異于常制漢宗廟之制世立一廟不定遂毀宜此瓦之多也曰延年益壽長安志云明帝元年九月朝羣臣於延壽殿曰與天無極出承露臺址曰宜富貴千金泛作吉羊語不知在何宮殿千金二字在瓦心或識為劉字非曰億年無疆孝穆王后葬渭城長壽園西陵曰億年曰甲天下瓦上有二鹿形上林苑有衆鹿觀曰長樂未央係長樂瓦蕭何所書稀世之寶曰上林農官平準書水衡主上林又水衡少府太農太僕各

置農官此其治所曰長母相念或以爲
 施於後宮殆合觀鴛鸞之語曰平樂宮
 阿武帝元封六年京都民觀角觝於上
 林平樂館宮即館也曰有萬億曰黃山
 漢書地里志孝思二年起黃山宮在古
 槐里曰永受嘉福鳥蟲書或釋爲迎風
 嘉祥非也字體如傳國璽必非後人所
 造曰維天降靈延元萬年天下康寧十
 二字法似孝斯疑秦時故物或云出漢
 城西承露臺舊址知爲孝武時死曰大
 萬樂當即大子樂官署曰甘林秦造林
 光宮一曰甘泉宮漢合二名以題瓦即
 雲易宮曰八風壽存當或以爲益壽存
 當非漢郊祀志八風臺莽所起曰高安
 萬世董賢封高安侯起大第北闕下窮
 極伎巧又有作飛廉形者又有無字者

皆堪斫以爲硯蓋入土歲久其質理溫
 潤可愛以水漬之有翡翠文及青綠紅
 斑如古彝器且文多完好茂美勝于泰
 山琅玕太少室諸刻之剝蝕唐宋以來
 有瓦頭硯皆此類也近日偽造者鑄錫
 爲范淘土爲質煮之糯米小米諸粥中
 數遍以漆揩其面使水不滲黏以青綠
 丹砂使有舊意摩以人手及新布纒日
 月使有光彩幾于亂真矣然有字之處
 數千季土繡堆梁中自出包牀毫無火
 氣可立辨也

銅雀瓦

魏銅雀臺遺址人多發其古瓦琢
 硯甚工貯水數日不燥世傳其瓦

俾陶人澄泥以絺綌瀘過加胡桃油埏
 埴之故與他瓦異其制大至尺餘小至

五六寸腹有八分建安五季造五字亦
有無字者有字旁作麻布紋者工人造
瓦時以麻布搏之也墨池及磨墨處多
在中央上下空出甚多有東坡山谷銘
者黑光如漆細膩滑潤古致可愛是真
瓦也紋粗氣燥形似神非是偽造也

磚硯

宋刺史李琮元豐中於丹陽邵不疑家
得唐元次山家藏鄴城古磚硯背有花
紋及萬

澄泥硯

絳縣人善制澄泥硯縫絹囊置汾水
中踰年取出則泥已實囊矣陶為硯
水自不涸東坡集澤州呂道人澄泥硯多
作投壺樣其首有呂字非刻非畫堅緻可
以試

金

磁硯

米芾硯史杭州龍華寺叔梁傅大士爇
硯一枚甚大磁褐色心如鐵環水如辟
雍之制而磨墨處
無磁油殊著墨

銀硯

晉永嘉六年劉聰引帝入晏謂帝曰卿
為豫章王時朕與王武子相造卿贈朕
以柘弓銀硯卿憶
否帝曰安敢忘之

銅硯

東魏孝靜帝
芝生銅硯

鐵硯

拾遺記張華造博物志奏於武帝帝賜
青鐵硯此鐵于闐國所出獻而鑄為硯
也五代史桑維翰鑄鐵硯以示人曰
硯敝則改而他仕卒以進士及第

瑪瑙硯

直隸豐潤縣山產
竹葉瑪瑙可為硯

水晶硯 硯史信州水晶硯於他處磨墨汁傾入用

璫璃硯 李白自漢陽歸詩去歲左遷夜郎道璫璃硯水常枯槁

漆硯 徽州漆紙而成輕便亦能發墨

竹硯 廣南以竹為硯

蚌硯 晉書庾翼少為侍中袁象所重贈以鹿角書格蚌硯象牙筆管

硯材不一硯式何常惟以發墨為主專取端歙

二種蓋作畫必用古墨古墨非佳硯磨之不下

故硯不可不擇也若夫筆墨以銳而動動而壽

以日計以月計硯以鈍而靜靜而壽以世計

人於此得養生焉豈徒作會云爾哉

筆

古未嘗無筆也物原虞舜造筆以漆書于方簡
曲禮云史載筆亦正云不律謂之筆詩貽我彤
管春秋夫子絕筆獲麟莊子曰舐筆和墨筆之
由來遠矣但古筆多以竹如今木匠所用木斗
竹筆故其字从竹又或以毛但能染墨成字即
謂之筆至蒙恬乃以兔豪爲之故世稱蒙恬造
筆非古無筆也說文云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

燕謂之弗秦謂之筆是諸國皆有筆而各不傳
秦獨傳其名耳夫自毛穎封管城子後天下毛
蟲之屬三百六十何不可作中書君哉爰攷古
今制筆約有數種

管人鬚筆

王羲之筆經人鬚作筆甚佳又異物
志嶺南無兔嘗有郡牧得其皮使工
人制筆醉失之因剪已鬚為筆甚善更使
為之工人以實對遂下令使一戶輸人鬚
或不能致
輒責其直

胎髮筆

紀聞譚南朝有老姥
善作筆胎髮者尤佳

猩猩毛筆

黃山谷詩桄榔葉暗賓郎紅朋友
相呼墮酒中政以多知巧言語故

應來作管城公又和錢穆父詩愛酒醉魂
在能言機事疏平生幾兩屐身後五車書

虎毛筆

曾類說筆有豐狐之毫虎豹之毛鼠
鬚羊毛狸毛羊鬚胎髮然未若兔毫

豹毛筆

鹿毛筆

王隱銘曰豈其作筆必兔
之毫調利難禿亦有鹿毛

狐毫筆

狸毫筆

唐書歐陽詢子通書亞於父號大小
歐陽體晚自矜重以狸毛為筆覆以
兔毫管皆象犀非是不書按本草鼬鼠名
黃鼠狼一名鼬鼠許慎所謂似貂而大色

黃而赤是也其毫與尾可作筆嚴冬用之不折世所謂鼠鬚狸尾者是也亦各狼毫

虎僕毛筆 天中記有獸緣木文似豹各虎僕毛可取以為筆

貂毫筆 貂鼠如獺而尾粗其毛深寸許紫黑色取以為筆甚柔奕和順

羊毫筆 古今注恬以柘木為管以鹿毛為柱羊毛為被是用兔毫時已用羊毛矣

鼠鬚筆 筆髓王右軍書蘭亭禊序用鼠鬚筆道媚勁健山堂肆考蔡君謨為歐陽

永叔寫集古目錄序歐以鼠鬚栗尾筆銅綠筆格等為潤筆君謨笑以為太清而不

俗謝宗可詩平生齧盡詩書字散作龍蛇落紙中胡天游無筆歎詩宣城鼠鬚不可

索越南鷄毛不可得

兔毫筆 即紫毫白居易詩紫毫之價如金貴

鷄毛筆 潛確類書嶺外少兔以鷄雉毛作筆亦妙即蘇長公所謂三錢鷄毛筆也

鴨毛筆 事文類聚番禹諸郡多以青羊毛為筆或用鷄鴨毛或以山雉五色可愛

非江淹夢中所得乎

雉毛筆

荆筆 拾遺記任末削荆為筆

荻筆 南史陶宏景年四五歲以荻為筆畫蘆灰中學書

艸筆 閩人取一種細艸為筆不用竹管即以艸本縛成方寸一縛如竹節然刮銳其

末以成筆尖亦道勁可書更有編作排筆者其和栗似勝於椶帚

猪椶筆 猪毫粗而硬一根撇四五根可作大筆若不撇細則太硬

筆之取材不一稱名亦異自古迄今更僕難數然古人筆經筆賦專論作書之妙未詳作畫之功今畫家所用南北殊制大小各式約稽其名亦有數種

大染

中染

小染

大蟹爪

小蟹爪

紅描 筆毛染紅

白描

大著色

小著色

大點花

小點花

開面 畫人面之眼鼻

鬚眉 極小而尖細

小純毫 亦鬚眉筆

大竹筆 管長尺餘

小竹筆

大蘭筆

小蘭筆

柳條

大兼毫 紫毫羊毫合成

小兼毫

大斗筆

以椶為之木斗

中斗筆

小椶筆

皆取其勁

大羊毫筆

亦用大斗

大排筆

用羊毛筆十數枝編排成帚

小排筆

担筆

筆頭散開

担筆以羊毛爲之或取鷹雁半翅爲之所以拂去硯碟之塵排筆係礬絹礬紙所用以刷膠礬者皆非落墨著色烘染所用染筆宜用羊毫大幅大著色宜用大羊毫小幅小著色宜用紅描紅描者京師筆工所造硬尖水筆用兔毛兼毫爲之以著朱綠重色飽而仍尖南方蟹爪或狼毫或羊毛一蘸重色頭即蓬矣蟹爪之不如紅描遠甚舉一紅描而蟹爪點花俱可省矣開面

鬚者亦可擇紅描之尖細者用之而又不如湖州之小純毫爲妙蓋純用紫毫廿卅根制成極尖極細可勾着目可勾葉筋能細長而有力能圓健而和順也山水勾斫樹木枝葉宮室界畫粗者柳條大兼毫細者小兼毫若大樹大石窠用大斗椶筆小樹小石宜用小斗椶筆取其有骨力也大斗羊毫筆亦可用潑墨雲水窠用大羊毫不宜大椶筆取其柔和不取其強梗也人

物花卉愈工細則筆益須尖硬山水落墨多用兼毫退筆染色烘襯仍用羊毫居多至于造筆之法古人言之最詳韋誕云傑者居前毳者居後弱者爲刃奕者爲輔參之以縹束之以管固以漆液澤以海藻濡墨而試直中繩勾中鈎方圓中規矩終日握而不敗斯爲筆妙傅休奕曰柔不絲屈剛不玉折柳公權云出鋒太短傷於勁硬所要優柔出鋒須長擇毫須細管不在大

副切須齊副齊則波擊有憑管小則運動省力毛細則點畫無失鋒長則洪潤自由東坡云近日都下筆皆圓熟少鋒雖軟美易使然百字外力輒衰蓋製毫太熟也驚筆者旣利于易敗而多售買筆者亦利其易使惟諸葛氏獨守舊法又可喜也又曰吳政已亡其子說頗得家法前史謂徐浩書鋒藏書中力出字外杜子美云貴瘦硬方通神若用今時筆立虛鋒漲墨則人人

皆作肥皮饅頭矣用吳政筆作此字頗適人意
細繹往論可知造筆以銳齊圓健爲主通疋所
稱書畫並尙然今人不如韋誕羲之自作筆專
恃筆工矣都門筆有金章貂毫純紫毫大紅袍
金不換諸名皆硬尖水筆孫枝發劉必通趙文
魁李自實莊心源諸家最著而孫枝秀後出筆
尤精妙以鬻此者湖州人也天下造筆之妙莫
過于湖州瑤璉粵罇燕函夫人能爲惟王氏蠡

舟筆極精良大小俱適人意而羊毫尤妙蓋羊
毫制不得法見水卽成鹽曲蟻王氏蒸制功倍
他人故毫皆直而無曲尖雖柔而有力今蠡舟
已亾其子孫逢克承家法小純毫卽其所造羊
毫筆皆以甲子鏤管紀年不減吳政之子說也
余遊京師廿二三年歸見王孫逢頭已白詢其
家學言之亶亶大意謂北方水筆南人不能造
南方乾筆北人不能造北方毫多性硬必連毛

帶毫制成水筆一開到根尖而有力且地高風燥乾筆易禿也南方毫多性爽必膠黏過半制成乾筆但用其尖乃能瘦硬且地卑氣潤水筆太爽故有名爲水筆而實則乾筆也至各種皮毛俱以冬春爲貴春之所收皆冬之所長天寒獸肥毫亦壯勁若夏秋之毛一文不直短且薄弱不堪制用也善璉家家以造筆爲業男女老幼莫不稱能然女工勝于男子而出自處女之手更加純粹惟心愈靜則愈精功愈細則愈純也他毫皆賤惟紫毫產于楚南楚北每重一兩需以餅金廿五兩易之此其價何止如金貴耶推是說也恍然造筆之道亦有上度天時下因地利中得人和者矣若夫筆法之老嫩偏正枯潤板活雅俗厚薄則存乎其人而管城子不任受功亦不任受過焉筆管有鱗角管象牙管彤管金管銀管斑竹管鎔寶管綠沈漆竹管青鏤

管金管銀管斑竹管鎔寶管綠沈漆竹管青鏤

管琉璃管厥制不一今之筆管大率小者用竹
大者用木金寶雕琢皆可弗事玉右軍云昔人
或以琉璃象牙為筆管麗飾則有之然管須輕
便重則躓矣嗟乎身非被錦繡之衣足不踐雕
玉之履而徒握方寸之管以從事丹青東塗西
抹終何濟乎雕蟲小技壯夫不為也倘有大丈
夫萬里封侯之志則請投筆而起

絹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編以竹
簡亦用縑帛名曰緡帛是蔡倫未造紙以前多
以縑帛為紙也書與畫之用絹由來尚矣曹不
興兵符圖已是絹本絹之粗細無所攷唐絹絲
粗而厚或有搗熟者有獨梭絹闊四尺餘者五
代絹極粗如布宋有院絹勻淨厚密亦有獨梭
闊五尺餘密如紙者元絹及明內府絹俱與宋

絹同元時有宓機絹松雪子昭多用之此又嘉興府宓家以絹得名今其地尚有佳者用絹之法吳道子以熱湯半熟入粉搥如銀版故作山水人物精彩入筆李將軍父子皆祖之五代以來此法中絕今人所用大率松江織者取其細密而無跳絲者為上吳絹厚而合法亦有闊至五尺者京師絹自吳越來至薄而疏膠礬適中者少膠輕礬重者多因水苦且鹹故色黃不白

因性潤不燥故滲水難積近日吳門市肆中礬絹多膠輕礬重買來即畫尚可上色多隔日月澀不受水求其得法莫如自制而自制之要其畧有四

一曰搥絹須審精粗

絹細而勻淨者可不必搥若絹粗則須先用水

噴溼石上搥之眼匾然後上礬亦古法也或仿吳李湯熟粉搥之法更妙

二曰上礬須求平直

以絹上礬將左右上三邊黏定視其絲縷歸于

平直勿使左高右下稍有欹斜恐畫成之後一經裝潢斜絲歸正直筆反曲矣其下

未黏一面用細長竹籤鑽眼起伏插穿日
 中晒乾將細繩穿縫竹籤于幪之下敲開
 幪之兩邊用削塞之再緊收下繩俾絹平
 妥待上礬扯平無凹無偏然後將繩結定
 如絹長一二丈則幪幹中間必橫撐一木
 不可著絹致絹黏於木橫起膠痕凡黏絹
 必俟糲乾方可上膠未乾則絹脫矣故有
 左右上亦間用竹籤釘定者上膠時排筆
 不可少侵黏邊侵亦絹脫也即俟其乾矣
 又不侵黏邊而梅天溼氣絹亦欲脫則急
 以礬糝邊上又萬一侵邊而有處欲脫則
 急以竹削鼠牙釘釘之或預于黏定之初
 疏疏釘定亦好至黏絹之糲不可太熟亦
 不可稍稍稀稀與熟皆不能黏宜用麵不宜
 用以粉火上立就半
 生半熟入礬亦可

三曰化礬須候温涼

絹既黏定先熬白膠次

用礬三錢冬月每礬三錢用膠一兩水一
 大盃約二斤半先以滾水泡去膠皮撈入
 銅鍋內加足自澄河水置炭火上以竹箸
 連攪勿輟候膠悉化傾入大盃候膠漸涼
 可下手指即以礬末投入攪勻即可上絹
 切不可可以冷水浸礬亦不可投熱膠中蓋
 冷水入膠易損膠性熱膠下礬礬熟無力
 二者皆非所宜酌乎冷熱之候合乎生熟
 之權良枯攸係未可
 以瑣屑而忽之也

四曰運膠須泯痕迹

礬既入膠乘其温煖速

膠冷凝結將幪子豎烈日中用排筆蘸膠
 橫刷自上而下由左而右筆筆銜連無少

間斷亦無停漬致成屋漏雨痕暴乾再上以兩次為度第一次宜飽滿第二次宜輕淡膠不可太厚厚則色慘而畫成多迸裂之虞礬亦不可太重太重則白霜微起下筆澀滯復損光彩欲測其膠水厚薄須聽其彈之有聲則可矣此運排筆之法與作畫同膠既得法自然下筆精神攸關色澤不小第一次所餘之膠俟第二次再上膠已冷矣宜于鍋內煮熟湯置膠盪于湯中溫而後用乃免凝滯不化之患

四畧之外復有四窠

一宜春秋 春二三月秋八九月天朗氣清正則天氣炎熱膠性易變且多蒼蠅黑點汚素冬則天寒氣冷膠易停滯即于煖室中

圍鑪烈火勉強制用終不如日煖時為妥

二窠晴天 膠礬上絹宜暴烈日中取其易乾不致凝滯亦不變色黃梅時節天

氣多陰琴書皆潤膠水難乾色易泛黃故陰天斷不可礬絹而于梅天尤忌

三窠風靜 南方多雨北地多風雖遇晴天風起揚塵易汗絹素若涉大川宜待

風恬浪靜設使膠已煎礬已化將用排筆而狂飈驟至當即中止寧傾一盃之膠勿

棄數尺之絹也

四窠甘泉 甜水化膠晴固絹燥陰亦不潤苦水化膠一遇陰天即潮溼走膠漸

成黴爛故春秋冬夏風雨陰晴皆卜以天時而泉之甘苦則卜以地利也

四室慎於先四畧成于後以是制絹絹斯美矣
由是就幪作畫或離幪待用燥潤異時短長伸
縮其體性也李衍竹譜云黏幪礬絹本非畫事
苟不得法雖筆精墨妙將無所施故黏幪之法
先將幪幹放慢靠牆壁頓立平穩熟煮稠麵糊
用椶刷刷上看照絹邊絲縷正當先貼上邊再
看右邊絲縷正當然後貼上次左邊亦如之仍
勿動直待乾徹用木楔楔緊然後上礬畢仍再

緊之礬絹不可用明膠其性太緊絹素不能當
火則破裂須紫色膠爲妙春秋隔宿用溫水浸
膠封蓋勿令塵土得入明日再入沸湯調開勿
使見火見火則膠光出於絹上矣夏月則不須
隔宿冬月則浸二日方開別用磁器注水將明
淨白礬研水中嘗之舌上微澀便可太過則絹
澀難落墨仍看絹素多少斟酌前項浸開膠礬
水相對合得如淡蜜水微溫黃色爲度若夏月

膠性差慢頗多亦不妨再用稀絹瀘過用刷上絹陰乾後落墨近年有一種油絲絹并藥粉絹先須用熱蒿茨水刷過候乾依前上礬此黏礬礬絹之法與四畧四窠稍異者用紫膠不用明膠一也用沸湯不用鍋煎二也上絹陰乾不曬日中三也外用去油之法四也說雖不同法亦可用故附錄之以備參考至若絹之爲類甚多繒者帛之總名絹者繒之生白編載貢篚漢志

以鮮支爲素絹詳繁總釋名稱鉅細而疏五色染而漬不漏縑之并絲細緻也七尺示而澄江靜練之煮縑而熟也董太史筆多用研光白綾凡可畫之素名異實同而上膠礬法亦無二也更有辯者古畫絹色墨氣自有一種古香可愛惟佛前有香煙熏黑多是上下二色僞作者其色黃而無精彩古絹自然破者必有鯽魚口須連二三絲僞作則直裂是在有識者靜觀而得

之二三紙為半限直長五寸許者謂之簡
白黃而無漆漆古簡自然如香必許曬或日曝
則潤簡存香數黑後以土十二分與漆者其
更存漆者古書臨簡必厚乃自有一紙古香可
以可書之漆谷無實何而土則漆者亦不
簡之漆而然也董大史筆之出物式皆
簡之漆而然也董大史筆之出物式皆
簡之漆而然也董大史筆之出物式皆

紙

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亦書於帛其用縑帛者
依書長短隨事截之名曰繡帛故其字從巾縑
貴而簡重并不便於人後漢和帝時蔡倫造意
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為帛奏上帝善其
能自是莫不用焉天下咸稱蔡侯紙蔡倫以後
造紙者多矣晉有左伯善造紙蕭子良與王僧
虔書云子邑之紙妍妙輝光是也王右軍作書

惟用張永制紙江寧縣有紙官署齊高帝造紙所也嘗造凝光紙賜王僧虔一日銀光隋煬帝改廣都曰雙流遂有雙流紙唐有生紙熟紙段成式造雲藍紙王衍有百韻箋薛濤有五色牋高麗歲貢蠻箋彥古上剡溪小等月面松紋紙宋有匹紙長三丈至五丈陶穀家藏數幅長如匹練各鄱陽白又有歛紙光瑩滑白可愛有黃白經箋可揭開用之有碧雲春樹箋龍鳳箋金花箋元有春膏冰玉二箋鮎色尤奇又以繭紙作蠟色兩面光瑩多寫大藏經流傳於世明大內各箋不如宣紙有楮皮者茸細而白可作畫有宣德五年造素馨紙印夫古人所造之紙不可殫述而宋元以前亦罕有存者惟明之宣紙尙有可購紙壽之不如硯也明矣作畫寫意家用生紙工細勻染必用熟紙熟紙者礬紙也宣紙不可多得南方仿宣紙可揭三層者最細揭

花箋元有春膏冰玉二箋鮎色尤奇又以繭紙作蠟色兩面光瑩多寫大藏經流傳於世明大內各箋不如宣紙有楮皮者茸細而白可作畫有宣德五年造素馨紙印夫古人所造之紙不可殫述而宋元以前亦罕有存者惟明之宣紙尙有可購紙壽之不如硯也明矣作畫寫意家用生紙工細勻染必用熟紙熟紙者礬紙也宣紙不可多得南方仿宣紙可揭三層者最細揭

二層者次之質搗綿以雪凝光耀銀以鏡平此紙之極佳者也外有白鹿紙右軍紙畫心紙玉板三元大匹紙自六尺至一丈二尺皆細潔可用其上膠礬以吳門青蓮室爲最膠輕重之適窻水積久而不透工良心苦窻其以紙著名也京師文寶齋亦吳人所市其紙俱從南方來抉擇精良毫無苦窻是以王公卿士胥資應用其他來自中州者質本非佳礬亦不足與夫都人

所造色如簷溜漬染者皆不合用無他苦水化膠味鹹入骨每黃梅時節天雨連綿紙溼而爛安保粉之不變成鉛脂之不化爲墨耶傳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紙皮也色毛也紙先潰矣色於何著故入市無良不如自制之爲得也紙不能自作但擇其紙之光潔鏡面者礬之治膠化礬之法大率與制絹同絹有質而不墮紙著水以易糜絹必四面上嚮紙則上邊黏定以排筆

上膠自上而下溼透爲度上邊所黏之處須空
出寸許不可侵邊以致紙脫其至要也上礬一
次太薄兩次方厚初次防其失裂二次可無慮
耳又有一法擇寬大淨几鋪紙平直仍用排筆
刷膠披于烈日中繩上曬乾滿紙皺紋必用溫
水于紙背刷平四邊牀黏牆上掙一二日卽如
砥平豐潤縣人以高麗紙作扇面俱用此法管
人論畫每重立水之說用墨用色有積至六七

層者紙不合度水不能立亦不能漬雖有顧陸
之墨妙徐黃之筆精亦難逞堆金立粉之奇展
沒骨寫生之巧惟有善刀而藏袖手而退耳或
曰懸紙壁上風吹日久與礬熟同此可通于潑
墨未可施于工細也至于鑒辨書畫總以紙白
板新爲貴破損昏暗者次之後世輕薄之徒銳
意臨模以茅屋溜汁染變紙素加以辱勞使類
似寫此但可欺俗士具眼者殆弗取諸京師有

一種燈花紙綿韌細薄可摹畫稿惟在京紙坊能造他省不能也蘇州桃花紙較燈花更薄易于漏墨不可臨畫惟綿連四紙細潔而薄淨比燈花紙稍厚有生有熟可勾畫稿或曰摹畫莫如油紙亮而不漏然久更色黃且經數年即脆粉碎寸斷舊本剝蝕豈不可惜一法取連四紙用蠟研光亦可臨畫別有老礬紙上有雲母粉一層祇可作扇面不可作畫幅恐裝潢時色易

脫也外有松江粉箋蠟箋搥金箋亦可作畫不必上礬又有羊腦箋者用鴟青紙研光塗以羊腦其黑如漆而光如鑑世人多以作泥金山水予用以畫著色花艸懸之堂中一枝一葉如在空際然或倣而爲之色多不受是以京邸畫家疑余有秘傳云

墨余亦蘇軾云一
空澗然其澗而澗之色多不覺其以京源畫
于以以畫畫色以神觀之堂中一妙一筆
其黑似漆而淡其澀世人多以以金山木
其大亦半細筆法用觀青澗其大塗則羊
頭也亦皆然其色澀澀則其金澀亦不畫不

繪事瑣言卷二

吳江迳朗元川著

墨

墨為五色之一五色皆以墨為骨故寫畫必用
佳墨墨不佳畫亦無色澤也墨烏可不詳審乎
上古始畫八卦有筆跡而無筆制有墨意而無
墨質故文字初興多用竹挺點漆而書至古人
灼龜先以墨畫龜然後灼之則知古者不盡以

漆書也本艸石炭卽烏金石焦石上古以書字
謂之石墨今俗呼爲煤炭煤墨音相近也許氏
說文云墨者黑也松煙所成土之類也是漢時
已有松煙矣三國皇象論墨有多膠黝墨之說
則魏晉以前又不盡用石墨而用膠矣自石墨
無聞好竒者取漆煙和松煤爲之江淹云墨則
上黨松心是也權輿韋氏遂有螺丸至易水父
子渡江乃集大成自後治煤不令宋張遇用油

煙入腦麝聲光一變矣晁氏墨經云奚超以宣
歛之松類易水卜居其間至于今歛墨滿天下
亦能走海外宣則猶是宣也而諸盛之藝不傳
母亦寸有所短與古人用墨多自制故工者弗
顯唐以後姓氏稍稍出而宋元間以字號者始
多繇是時士大夫如李慥徐熙徐鉉韓熙載蘇
子瞻賀方回王量晁季一張秉道康爲章輩皆
能制墨多以字行於世迄於有明皆載姓氏而

不名雖工者有然已天啓後歙州程方用內事
相齟軋不貲以為名高一時公卿間有左右袒
者至聲徹禁地後三十季有吳去塵者金章玉
質盡蕤入微矣其羣從中更有羽吉可謂具體
亦云盛矣若夫古今談墨其畧有七

一曰煙品

墨之始作必先之煙煙不易成古
之取煙者或以松枝今則煤賤之
矣或以敗漆今則煤毒之矣桐液興而松
煤與敗漆廢故剗木而規之水規水而實
之沙沙置鐙焉艸染紫茜紫艸而炷之染
取其彩茜取其膩上覆以瑣瑣遠燈則煙

散而溢燈近瑣則煙樸而濁卑高中度煙
力乃勻點煙之人燼火燼而候火候支燈
酌液一日之力燈不能以百計掃煙而收
之不能以銖兩計則以墨之計煙者研也
火候有文武而燼煙有粗細始燃而力巨
焰高其煙穠穠者下也久之火力益微煙
裊裊輕清上焉中也又久之火力益微煙
而非煙氤氳縹緲收焉上也故煙有三品
而和墨因之則以墨之別煙者銓也冬之
日寒氣凝而煙聚夏之日燠氣蒸而煙散
故惟春秋之候為最良焉人不能跬步離
火火不能頃刻損液液不能絲忽離艸故
點煙之人穴薰而壘煬為鬼為魅黎黑滿
體炯炯辨者惟雙眸則以煙之恃時與人
者專也墨志曰前代墨多古香可掬研之
栗栗起藍煙此是北地松煙正如玉卮無

當自張遇覃思供御用油煙入麝金屑爲之盡變古法金章宗搜宣和蘇合油煙墨價三倍于黃金及中統至元以來師心各至矣宣德間上博古好奇止基于煙緻而漆之廉其煤之杰而弗殊然往往堅質而光不澤折衷馳驟而煙之以桐液者自羅氏始後之學于此以治煙者雖易水復起蔑以加焉東坡曰凡煙皆黑何獨油煙爲墨則白蓋松煙取遠油煙取近故爲焰所灼而白耳予近取油煙才積便掃以爲墨皆黑殆過于松煙但調不得法不爲佳墨然非煙之罪也

二曰治膠

煙成矣而膠和焉煙以斤而膠以庸以時宜則燠之用少寒之用多春秋齊焉以地宜則西北風烈從燠用東南氣鬱

從寒用中土之間從春秋寒燠用代郡之用鹿角楚之用麋角吳越之用魚廣之用牛革胥貴精且潔焉精則益瑜潔則損瑕膠質實而墨盛膠力久而墨堅膠清淨而墨純惟純故精惟精故化化不可知力不可助煙與膠之深相入而化相禪也衛夫人曰膠取代郡鹿膠祖氏亦用鹿膠後之好奇者至染指稀膏不知從何作始然賦而無燄不如東粵牛膠爲良古墨法云煙細膠新杵熟蒸勻色不染手光可射人造墨惟膠爲難古之妙工皆自製膠膠法取新解牛革及筋全用之牛革取其厚處連膚及毛皆割不用入治成膠即以和煙若冷定重化則已非新矣今之膠材皆牛革之棄餘故雖号廣膠去古膠法猶遠無怪乎墨品之下也程幼博云稀膏焰大無煙

雖有光而色白獨艸張燈且暗何以取煙
 鹿角膠資于病夫尚慮偽制況其色白於
 墨無宜惟治煙則就桐液於蜀楚膠片則
 赴地道於閩廣香用沈水龍麝艸用紫茜
 雙莖又曰膠則因時按地而出入之故治
 膠有化膠貯甕藏地中以去火氣之說
三曰和制 煙膠合而掘地杵白之以萬數計
 數蒸計萬而半之不復能受杵矣火人膠
 人以寒燠兼以調息候杵人非強有力者
 莫任則煙與膠之用兼而操煙與膠之用
 者逐逐而便便也墨法云虬松取煙鹿柴
 相揉九蒸回澤万杵力扣光可照人色不
 染手數言盡和制之法矣張世南游宦紀
 聞曰書大字用松煙墨每患無光彩而易
 脫偶得太乙宮一高士為符用墨訣試之

果妙其法以黃明水膠半兩用水蒸化磨
 時以膠水兩蜆壳研至五色見浮采再添
 膠水俟墨濃可書則止如覺滯筆入生薑
 自然汁少許或融膠時入濃皂角水數滴
 亦可

四曰定式

古之為墨者為螺為丸為餅為方

五

則輪扁雕幾則宋楮郢斤光耀物采則懸

藜結綠芬芳郁烈則蘇奇蘭麝此墨之象

物而取用者鮮也古之為墨者塗以金箔

繼之畫績刮摩之法未之前聞塗金廢而

後畫績畫績廢而後刮摩潤則玉光則鑑
 細膩而滑則軟膚至若漆而油煎煎而漆
 煙元元若存霧氣綿綿糊今嗣古其法無
 前墨談曰三十季前墨止和劑成餅不施

文采貴在艸細煙真膠清杵到即無香料
汪汪池腹間作清冷觀舐筆不膠入紙不
暈今制一取古文奇字篆籀填銘鼎敦饗
餐神惟千態花木虫魚幻象百出妙集化
工即皮相之髹采可鑑梳表
蠟裏無益文苑有慚上元

五曰權質

衛夫人曰墨取十季以上強之如
石者墨談曰墨欲至實實則煙沈
墨欲至虛虛則質清松煤不膚光桐膏太
骨露要之松煤則君子闇然桐膏乃文字
采符

六曰藏蓄

古之善墨者自奚氏父子而下可
入水不壞收藏之法將焉用之然
古人往往關文房事養秀貴則縑緗重則
豹囊置之重笥環以熟艾甚則置之罍炭

灰隔以遠沾溼辟毒蟲去膠氣益黝光是
藏墨之道兼也洪覺範云司馬溫公無所
嗜好獨蓄墨數百斤或以為言公曰吾欲
子孫知吾所用此何為也東坡曰未知一
生當著幾兩屐吾有佳墨七十
九而猶求取不已不近愚耶

七曰鑒試

東坡云世人言竹紙可試墨誤矣
當於不宜昏上竹帛蓋宜墨若池
歛精白玉板乃真可試墨若於此帛上黑
無所不黑矣褪墨石研上研精白玉板上
書凡墨皆敗矣晁氏曰凡墨色紫光為上
黑光次之青光又次之白光為下凡光與
色不可廢一以久而不渝者為貴古墨有
色無光者以蒸溼敗之非墨之善者惟黯
而不浮明而有豔澤而無漬是謂紫光故
以墨比墨不若以紙比墨或以硯試之或

以指甲試皆未真相墨經云染紙三季字不昏暗者為上近日新墨欲黑不黑似青非青既損研復黏筆所謂善墨研之如研犀惡墨研之如研泥也

造墨者人辨墨者亦存乎人故雷州之雷公墨

東海之魚吐墨以及天雨墨馬腹墨皆天之所

生地之所產物之所孕非人力可求姑置勿論

論其制於人者上自周秦下迄勝代攷其本末

系之姓氏綴以前事以備詳覽而資採擇

周

浮提國人金壺墨拾遺記曰周靈王時浮提

四寸上有五龍之檢封以青泥壺中有墨汁

如淳漆灑地及石皆成篆隸科斗之字佐老子撰道德經汁盡二人刳心瀝血以代墨

漢

越王女墨丸顧野王輿地志王朗為會稽太守子肅隨之郡住東齋中夜有女子從

地出稱越王女與語達旦臨別贈墨一丸肅方注周易多有滯思因此便覺才思開悟

御墨續漢書守宮皇太子東宮舊事皇太子初拜給香墨四丸

尚書令隃糜墨漢書尚書令僕丞郎

會事類彙編 卷二 七

田真

魏

武帝

石墨 陸雲與兄機書曰一日上三臺得曹公藏石墨數十萬斤云燒此消復可用不知兄頗見之不今送二螺大業拾遺記宮人以蛾綠畫省亦石墨之類廣州記石墨出南雒州始興縣可寫字可畫省名畫省石

東魏

韋誕

一點如漆 潛確類書仲將之墨一點如漆太平御覽韋仲將合墨法以好純煙擣訖以細絹筵於缸中墨一斤以好膠五兩浸椀皮汁中椀江南樊雞木皮也其皮入水綠

色解膠又益墨色可下雞子白去黃五枚亦以真珠一兩麝香半兩皆別治細筵多合下

鐵白中宜剛不宜滓擣三萬杵杵多益善合

墨不得過二月九月温時敗煨寒則難乾漚

溶見風日破碎重不得過二兩

賈思勰

醇煙 賈思勰曰醇煙擣三萬杵當以細絹篩缸內此物至輕微露篩喜飛去

不可不謹

梁

北戶錄曰南朝以墨為螺為量為丸為一枚陸雲與兄書送墨二螺梁科律御墨一量十二丸漢官儀令僕丞郎賜墨一枚

張永

沈約宋書曰張永善隸書又有巧思紙及墨皆自營造上每得永表啟輒玩咨嗟自

歎供御者不之及也

唐

高宗 鎮庫墨 春渚紀聞宋任道源家有唐高宗時鎮庫墨一笏重二斤許質堅如玉石

銘曰永徽二年鎮庫墨而不著墨工名氏

元宗 龍香劑 雲仙雜錄唐明皇一日見御案墨上有小道士如蠅而行上叱之即呼萬

歲曰臣墨之精黑松使者也凡世人有文者其墨上皆有龍賓十二上神之因賜各龍香

劑以墨分賜掌文官藝文志明皇修圖書創集賢院太府季給上谷墨三百三十六丸

祖敏 祖氏本易定人唐時墨官也其妙者必以鹿角膠和之故祖氏之名聞于天下今太

行濟源王屋亦多好墨有圓如規者亦墨之古制

薛稷 元香太守 纂異記唐薛稷為墨封為公加九錫拜松煙都護元香太守兼亳州楮

郡平章事是日墨吐異氣結成樓臺鄰里來觀良久乃滅

馮盛 天峯煤 龍髓記盧杞與馮盛相遇于道各攜一囊杞發盛囊有墨一丸杞大笑盛

正色曰天峯煤和針魚腦入金溪子手中錄離騷古本如公只提綾紋刺三百為名利奴

顧當孰勝已而搜杞囊果三百刺

徐峯 徐峯善碁段成式欲盡窮其術峯曰子若以墨後猊與我當傳子使過我十倍耳

陳朗 墨元 兖州人 奚膺 易水人

奚鼎 弟 爵之

奚超 子 爵之

王君得

張金 石崇奴券曰張金好墨過市數蠶

高麗 陶宗儀曰唐高麗歲貢松煙墨用
多年老松煙和麋鹿膠造成也

南唐 南唐于饒置墨務歙置硯務揚置紙
務各有官歲貢有數求墨工于海陽

紙工于蜀中主好蜀紙既得蜀工使行
境內而六合之水與蜀同李本奚氏以

達賜國姓世
為墨官云

徐熙 落墨花

徐崇嗣 沒骨花宣城麻孟
璿墨志載其父子

唐之問 饒州供墨 唐之問質肅公之子有墨
曰饒州供進墨務官李仲宣造世莫知

其何子頗有家法或以遺黃魯直直以為不
迨孫氏所有陳畱孫待制家有墨半錠号稱

廷珪但色重
耳非古制也

李超 即奚超渡江後南唐賜姓徐鉉云幼年常
得李超墨一挺長不過尺細方如筋與其

愛弟錯共用之日書不下五千字凡十年乃
盡磨處邊際有刃可以裁紙自後用李氏墨

無及此者見聞錄唐李超易水人與子廷珪
亾至歙州其地多松因畱居以墨名家其堅

如玉其紋如犀陶雅為歙州刺史責李超云
爾近所造墨殊不及吾初至郡時何也對曰

公初臨郡歲取墨不過十挺
今數百挺未已何暇精好

李廷珪 烏玉玦 進貢墨 雙脊龍 拙墨
灑水燕談李廷珪墨有劍脊圓餅而多

為龍紋朱嘉祐中仁宗宴近臣于羣玉殿嘗以廷珪墨賜之曰新安香墨其後翰林承旨受賜者皆雙脊龍樣尤為佳品秦少游有廷珪墨半錠不為文理質如金石潘谷見之而拜曰真李氏故物也我生再見矣王四學士有之與此為二也何遠曰余為兒童時于彭門寇鈞國家見其先世所藏李廷珪下至潘谷十三家墨斷珪殘璧璨然滿目其廷珪小挺歲久不見膠彩而書于紙間視之其墨皆非餘墨所及宋太祖下南唐得李廷珪父子墨付主藏吏籍收後有司更造相國寺門詔用墨漆取墨於主藏車載以給至宣和間黃金可得李墨 李廷寬 超之子 不可得也

李承晏 亦超子 小握子 山谷云潘生一日過余取所藏墨示之谷隔錦囊探之曰

此承晏軟劑今不易得又揣其一日此谷二十年造者今精力不及無此墨也取視果然其小握子墨醫者云可入藥用亦籍其真氣之力也

李慥 王景源使君所藏古墨一笏蓋先侍公所蓄者背銘曰唐水部員外郎李慥制云諸

李之祖也 李文用 承晏子

李惟慶 李惟一

李仲宣 並文用子

韓熙載 龍煤 麝月香 元中子 清異錄韓熙載留心翰墨四方膠煤多不合意延

歛匠朱逢於書館旁燒墨供用命其所以化松堂墨文曰元中子又自名麝香月匣而寶

之熙載死伎妾攜去了無存者

耿遂仁 歙州人

耿文政

耿文壽 並遂仁子

耿德

耿盛

盛匡道 宣州人

盛通

盛真

盛丹 或作舟

盛信

盛浩 並宣州人

徐鉉 月團墨 徐鉉兄弟工染翰崇飾書具嘗出一月團墨曰此價值三萬

景煥 副墨子 香璧 清異錄蜀人景煥博雅士也志尚靜隱卜築玉壘山茅堂花榭足

朱逢

以自娛嘗得墨材甚精只造五十團曰以此終身墨印文曰香璧陰篆曰副墨子

宋

徽宗 蘇合油墨 宋徽宗宣和中制蘇合油墨價比黃金

元嘉 宋元嘉墨每丸作二十萬字乃知昔墨不獨堅而耐磨亦挺質長大

僖宗 僞蜀有童子能誦書孟氏召入甚嘉其穎悟遂賜墨一丸童子悞墮于盆池中後數

年植荷芰復獲之堅硬光瑩如初云是僖宗墨

柴珣 玉梭 宋初柴珣得二李膠法出潘張之上其作玉梭樣墨銘曰柴珣東窰者士大

夫得之蓋金玉比也

郭遇

范質

天關第一煤 范丞相質蓄一墨表曰五劍堂裏曰天關弟一煤

常和

紫霄峯墨 書窗輕煤 何遠曰太室常和其墨精緻與其人已見東坡先生所書

極善用膠余嘗就和得數餅銘曰紫霄峯造者歲久磨處真可截紙子遇不為五百季後名而減膠售俗如江南徐熙作落墨花而子崇嗣取悅俗眼而作沒骨花敗其家法也

朱觀

九華朱觀亦善用膠作軟劑出光墨莊敏滕公作郡日令其子制銘曰愛山堂造者

最佳也子聰不逮其父

朱聰

胡景純

何遠墨記潭州胡景純專取桐油燒煙名桐花煙其制甚雅不為外飾以炫俗

眼大者不過數寸小者僅如指大每磨研間其光可鑑畫工寶之以點目瞳子如點漆云

江通

耿德真

江南人所制不減沈珪惜其早亡

陳瞻

春渚紀聞曰陳瞻真定人初造墨遇異人傳和膠法因就山中古松取煤其用膠不

及常和沈珪而置之溼潤初不蒸溼此其好處也又受異人之教每斤止售半千價雖廉

而利常贏餘余嘗以萬錢就瞻取墨適非造墨時因返金而以斷裂不完者二十笏為寄

曰此因膠緊所致非深于墨不敢為獻也試之果出常制之右余寶而用之并就真定公

庫轉置得百笏自謂終身享之不盡胡馬渡江一掃無餘繼訪好事所藏蓋一二見也緣

瞻在宣和間已自貴重斤直五萬比其身在蓋百倍矣瞻虎壻董仲淵因其法而加膠墨

尤堅緻恨其即苑流傳不多也董後有張順亦瞻壻而所制不及淵亦失瞻法

董仲淵 張順

郭玘 張力剛 李公擇惠東坡墨 印文云張力剛

蘇子瞻 東坡法墨 海南松煤 雪堂義墨 東坡外集云余得高麗墨碎

之雜以潘谷墨以清悟和墨法劑之為握子殊可用故知天下無棄物也又此墨在海南親作其墨與廷珪不相下海南多松故煤富煤富故有擇也墨竈火發幾焚屋救滅遂罷作墨得佳墨大小五百丸入漆者幾百丸足以了一世仍以遺人所不知者何人也餘松明一車仍以照夜又駙馬都尉王晉卿致墨三十六丸凡十餘品雜研之作數十字以觀

其色之深淺若果佳當擣合為一品亦當為佳墨予昔在黃州隣近四五郡皆送酒予合置一器中謂之雪堂義尊今又當為雪堂義墨耶春渚紀聞曰近世人士游戲翰墨因資地高韻創意出奇如晉韋仲將宋張永所制者故自不少然不皆手制加減指授善工而為之耳如東坡先生在儋耳合潘衡所造銘曰海南松煙東坡法墨者是也其法或云每笏用金花燕脂數餅故墨色豔發勝用丹砂也

張遇 龍香小御團 青煙 供堂墨 宛委餘編曰造墨之佳者魏無過韋誕六朝無過

張永五季無過奚超及奚子廷珪寘之水中三季不壞宋有常和沈珪陳瞻者皆妙品也張遇以龍香劑進御有隱君子王迪者止用遠煙鹿膠而自有龍麝氣當勝之至潘谷而

妙駸駸乎廷珪流亞矣元朱萬初又谷流亞
矣五雜俎云用珠自李廷珪始用腦麝金泥
自張遇始秦少游有張遇墨一團面為盤龍
鱗鬣悉具其妙如畫其背皆有張遇麝香墨
字潘墨之龍畧有大端耳亦妍妙有紋如盤
絲二物世未有也東坡寄王禹錫書麝香張
遇兩丸或自內廷得之以見遺藏之久矣今
以奉寄制作精至非常墨所能髣髴請珍之
請珍

胡友宜

潘谷

松丸墨 福庭東閣 松煙
狡狴墨 東坡云賣墨者潘谷余不識其

人然聞其所為非市井人也墨既精妙而價
不二士或不持錢求墨不計多少與之此豈
徒然哉余嘗與詩云一朝入海尋李白空看
人間畫墨仙一日忽取欠墨錢券焚之飲酒

三日發狂浪走遂赴井苑人下視之蓋跌坐
井中手尚持數珠也見張元明言如此谷賣
墨都下元祐初嘗負墨筐而酣詠自若每笏
止取百錢其用膠不過五十兩之制亦遇溼

梁杲

陳公弼

黑龍髓 東坡云徂徠珠子煤自然有
龍麝氣以水調勻一刀圭服能已高氣

除痰飲專用此一味阿膠和之擣數萬杵即
為妙墨不俟餘法也陳公弼在汶上作此墨
謂之黑龍髓後 葉谷
人用其名非也

沈存中

石燭煙 東坡云沈存中帥鄜延以石
燭煙作墨堅重而墨在松煙之上曹公

所藏豈此 郭玉
物也耶

王晉卿 墨用黃金丹 嘗遇

裴言 潘谷郭玉裴言皆墨工其精粗次第如此 此裴言墨也比常墨差勝云是與曹王制

者當由物料精 好故耶東坡集 賀方回

李惟益 春渚紀聞云余嘗於章序臣家見一墨 背列李承晏李惟益張谷潘谷四人名

序臣云是王量提學所制患無佳墨取四家 斷碎者再和膠成之自謂絕勝此其見遺者

因謂序臣曰此 亦好奇之過也 張谷

柳仲遠 東坡過柳仲遠試墨墨曰 文公檜颺臆不知其所謂

元存道 東坡記李方叔遺墨二十八丸皆麝香 氣襲人云是元存道曾倅陰平得麝數

十劑皆盡之於墨雖近歲貴 人造墨亦未有用爾許麝也

張懷民 東坡志林云世人論墨多貴其黑而不 取其光光而不黑固為棄物若黑而不

光索然無神采亦復無用要使其光清而不 浮湛湛如小兒目精乃為佳也懷民遺僕二

枚其陽云清煙煤法墨其陰云道卿 既黑而光始始前所云者書以報之

潘衡 東坡外集金華潘衡初來僭耳起竈作墨 得煙甚豐而墨不甚精予教其作遠突寬

竈得煙幾減半而墨乃爾其印文曰海南松 煤東坡法墨皆精者也常當防墨工盜用印

使得墨者疑爾此墨出灰池中未五日而色 已如此日久膠定當不減李廷珪張遇也

潘秉彝 衡之 葉世英 德壽堂墨

馮當世 福庭東閣 宣和間嘗造香于睿思東閣南渡後如其法制之所謂東閣雲頭

香也馮當世在西府使潘谷作墨銘曰福庭東閣然則墨亦有東閣耶

張處厚 黃山張處厚高景臨皆起竈作煤制墨為世業其用遠煙魚膠所制佳者不減

常和沈珪汪通輩或不自入山亦多即就二人買煙令渠用膠止各用印号耳

高景臨 張秉道

王量 李世英 叢佳

李克恭 徐智常

葉邦憲 復古殿墨 周朝式

晁寄一 寄寂軒墨 晁寄一生無它嗜獨見墨軒造者不減潘陳賀方回張秉道康為章輩皆能精究和膠之法其制皆如犀壁也

朱知常 香齋 樂溫

雪齋主人 雪齋 輟耕錄曰宋熙豐間張遇供御墨用油煙入腦麝金箔謂之龍香

劑元祐間潘谷墨見稱于時自後蜀中蒲大韶梁杲徐伯常及雪齋齊峯葉茂實翁彥卿等出世不乏墨惟茂實得法清黑而不凝滯

蒲大韶 佛帳餘韻 何遠曰近世所用蒲大韶墨蓋油煙墨也後見續仲永言紹興初同中貴鄭幾仁撫諭少師吳玠于仙人關回舟自涪陵來大韶儒服手刺就船來謁因問

油煙墨何得如是之堅久也大韶云亦半以松煙和之不爾則不經久三衢蔡瑄雖家世造墨而取煙和膠皆出眾工之下其煤或雜取樺煙為之止取利目前也

康為章

蒲彥輝

劉文通

郭忠厚

齊峯

何遠

方鏡湖

黃表之

劉士先

緝熙殿墨

寓菴

俞林

邱邠

謝東

徐禧

蔡瑄

仇池筆記曰三衢蔡瑄自煙煤膠外一物不用特以和劑有法甚黑而光

葉茂實

翁彥卿

蘇澥

支離居士蘇澥浩然所制皆松紋皴皮而堅緻如玉石其孫之南字仲容其家所藏

不過數笏李漢臣文與何遠得半笏持視仲容云真家寶也神宗朝高麗人入貢奏乞浩然墨詔取其家浩然止以十笏進呈之自珍秘蓋如此世人有獲其寸許者如斷金碎玉乃爭相誇玩云大觀間劉無言取其制銘令沈珪作數百丸以遺好事及當朝貴人故今人所藏未必皆出浩然手制珪作此墨亦非世之墨工可及實可亂真也

陳昱

關珪

關瑱

梅瞻

沈珪

沈珪嘉禾人初因販繒往來黃山有教之為墨者以意用膠一出便有聲稱後又出意取古松煤雜用脂漆滓燒之得煙極精墨名為漆煙每云韋仲將止用五十兩之膠至李氏渡江始用對膠而秘不傳為可恨一日與張處厚于居彥實家造墨而出灰池失早墨皆斷裂彥實以用墨料精佳惜不忍棄遂蒸浸以出故膠再以新膠和之墨成其堅如玉因悟對膠法每視煙料而煎膠膠成和煤無一滴多寡也故其墨銘云沈珪對膠十年如石一點如漆者此其最佳者也珪年七十餘晏先珪卒其法遂絕

朱紫陽

墨談吾鄉孟大中丞好藏書墨一旦朝露便為里兒攘取殆盡間有一挺為新安朱紫陽先生欸是趙宋時物今不為邨舍女兒畫眉則為塾師小童塗雅千年尤物類至失職何但中

郎竈下桐焦

沈晏

王迪

西洛王迪隱君子也墨法止用遠煙鹿膠二物銃澤出陳瞻右文潞公嘗從迪求墨久之持煙一奩見公請以指按煙煙隨指起曰此煙之最輕遠者乃抄煙以湯淪起揖公對啜云自有龍麝氣真煙香也凡墨入龍麝皆奪煙香而引蒸溼反為墨病俗子不知也

陳相

洙泗之珍潘谷一見陳相墨曰楷哉其用一生膠耳當以重煎者為良

張孜

韓青老農曰有持張孜墨較珪漆煙而勝者珪曰此非敵也乃取中光減膠一丸與

攷墨並而攷墨反出其下遠甚余扣之曰廷
珪對膠于百年外方見勝妙蓋雖精煙膠多
則色為膠所蔽逮年遠膠力漸退而墨色始
見耳若攷墨急于目前之售故用膠不多而
煙墨不昧歲久膠盡則脫然無光如土炭耳
攷墨用宜西北入兩浙一遇梅潤則敗矣崇
寧以來都下墨工如張攷陳昱關
珪關填郭遇皆有聲稱精于樣制
清悟 東坡集川僧清悟遇異人傳墨法新有名
江 淮間人未甚貴之予與王文甫各得十
丸用海東羅文麥光紙作此大字數帑堅韌
異常可傳五六百年意使清悟託此以不朽

金

章宗 畫眉墨 墨箋曰金章宗宮中以張遇麝
香小御團為畫眉墨蘇浩然自制墨皆松

紋被皮堅緻如玉王迪流也至金章宗乃以
蘇合油取煙為之遂與黃金同價蓋墨妖也

元

吳國良 潘雲谷 清江

胡文忠 林松泉 錢塘

於村仲 杜清碧 武尼

衛學古 黃修之 天台

朱萬初 豫章人楊升菴曰元朱萬初善制墨純
用松煙蓋取三百年摧朽之餘精英之

不可泯者用之真非常松也虞文靖又稱朱
萬初之墨沈著而無畱蹟輕清而有餘潤其

品在郭玘父子間

邱可行 金溪

邱世英

邱南傑

並可 行子

明

宣德

光素大定 龍鳳大定

龍香御墨

嘉靖

龍香御墨 探微神品

查文通

碧天龍氣

龍忠迪

水晶宮二種

蘇眉揚

卧蠶墨

方正

獨艸清煙 清悟墨禪

牛舌墨 上品清煙

方冕

上品清煙 正之子

方激

上品清煙

方鳳岐

上品清煙

丁南羽

松潤雲春

羅小華

小道士墨 朝陞三級

臨池志逸 龍涎香墨

神品 天寶

伏虎 堯季

太清玉 佛元珠

玉虎符 通天香

碧玉柱 謝在杭云

龍柱 羅小華

墨每 師蠻

挺皆二兩餘規者亦重五兩汪道貫書羅秘

書墨以珠英玉屑取重文人之巧耳其搜煙

和膠之三昧實不逮後人頃以東觀咨訪

及之幾與珊瑚木難同價物固有所遭哉

邵格之

元黃天符 梅華妙品

清郡玉 功臣券

古鳳柱

墨精 神品

紫金霜 紫薇墨

吳左千

元淵 髻珠

汪中山

松滋侯四種 客卿四種

元香太守四種 太元十種

徐鳳 碧天龍香

蘇文元 元神

程君房 元工 輿圖 人官 物華 儒藏 墨品凡六分類約五百餘種元

工有太極圖 河圖 洛書 日初昇 太微垣 天市垣 北斗七星 紫微垣 龍

鳳呈祥 日月重光 天保九如 元圭 月初莖 景星圖 五老告河圖 五星聚

奎璧 文昌宮 金莖露 燃石香雲 東皇太一 湘夫人 天孫雲錦 弧南 大

司命 浮漢槎 雲中君 飛龍在天 六龍御天 龍九子 鳳九雛 天老對庭

國璽 二十八宿圖 漢夔龍佩 藕心錢 月宮杵墨圖 甲午解元墨 乙未會元墨

作霖雨 九錫 八寶之類輿圖如 岷崙天柱 五岳真形圖 東岳泰山圖 西岳

華山圖 南岳衡山圖 北岳恒山圖 中岳嵩山圖 大壑五山圖 元元靈氣墨

烏玉狡猊 孟京產 龍門 霍山鍾 元天膏 黑丹 不其 石燭 碑石 合璧 四圭有邸 雲裏帝城雙鳳闕 綸閣

螺黛 元象 蜃 玉洞桃花 迴文玦 玉蘭訣 元岳藏書之類 人官如 世掌絲

綸筆花生 夢何休學海 官如 堯季舜日 函三為一 掌珠 雞彝 竹林七賢 落

日放船好 墨池 浮金輕玉 竹林七賢 百老圖 飲中八僊 瑞葵並萼 玉堂柱石 雲臺

雙鴛央 大紫重元銘 玉虎符 雲臺 支機石 桐鄉戲封之類 物華如 百鹿圖

玉壺冰 夔龍佩 瑀玉蟠螭 石魚 雜 佩蒼鵝 榮臺鳥 雙雉曲 九英梅

萬寶仰成 山尊 象尊 太平有象 五

鳥叙倫	虞廷卿雲	王者香	八吉祥
百卉含英	載弄之璋	瑤琨	五色鳳池
雲黃	黃金臺	白澤	墨精
馬圖	辟邪	松風石	廬山松煙
涎鈞	黃	若木	菱亭芥塞
元玉	磬	桂子	天香
龍鯉	漆光	鷹揚	虎視
玦	柳葉	香奩	之類
方位	六十四卦圖	龍行	雨施
貞明	兩作離	坎水	游至
洵雷	主器	兼山	艮止
解	鼎黃耳	鴻漸	於陸
人虎	變	羔羊	甘棠
陽	鹿鳴	咨十	有二
之有心	竹箭	之有筠	幽谷
大成圖	墨卦	巨川	舟楫
			大行使楚

反禾	起木	若作	梓材	調羹	補袞	穀
璧	螽斯	羽	睢鳩	引繩	直	元鳥
日癸	巳	始制	文字	嵩山	漢隸	九罭
夏禹	書	史籀	書	李斯	書之類	緇黃
室繙	經	不壞	法雲	玉杵	元霜	三車
三生	圖	仙居	臺閣	異魚	吐墨	金剛
輪	洋河	輟水	烏金	萬年	枝	元元
芝	青精	艸	噴墨	成字	墨樵	陰岐
棗	寶樹	低枝	喫水	墨	莊生	化蝶
雲慧	日	泥墨	金	墨菊	書入	木
金	虎溪	三嘯	三神	山	三獸	渡河
十二	佛輪	雲來	宮闕	之類	王錫	爵云
持墨	苑示	余者	銘贊	詩歌	傾海	內士
幾徧	而摹	寫品	式	瑰形	異狀	皆精
鬼工	不能	刻非	天孫	手	不能	繪也
君房	佳墨	一點	如漆	可方	仲將	無論
						潘李
						況

于魯輩哉

邵青邱 狀元墨

方于魯 國寶 國華 博古 博物 太漠
太元 品之 取義 凡六 墨苑 自序 云于

魯客于余請受業悉授之復畫以規式之方
詎謂其貨日偽而價日高用是鳩工特業和
制法一如授于魯之術各式悉因之是于魯
墨與君房譜相似莫廷韓曰方氏墨品止于
非煙奇于九元三極蓋人巧盡物理窮可以
超潘駕李哀然代興過此則為妖吾不敢信

汪晴川 百壽 元精 汪伯倫

汪一元 萬杵元霜 方林宗 鵝羣 渾金璞玉

潘方凱 開天容 黃鳳臺 家藏乳金

吳去塵 未曾有 烏玉液 不可磨 襲明
無名璞 七寶光 嫌漆白 斷璧

紫金光聚 菴摩羅 花鏡 恩成 元艸
太和元氣 寫經墨 元璧 湛晴 空青
畫眉墨

吳羽吉 天下文明 虎文
梅溪學舍法墨

江文所 程用脩 元雲

程禹伯 慧業文心 青天碧 紫蚪
紫磨金 元珠液

屠赤水 鄭仲常 驂騑奮步

葉元卿 程文登

潘嘉客 紫極龍光 金質
吉雲路

方正免 古犀毘

吳長儒 廬嶽遺煙

吳伯昌 紫雪 吳氏 松風閣墨

汪一陽 胡朝用

汪之東 汪子元

吳德卿 翁義軒 墨鋌

世良 紫金 義宇 玉蘭

元所 玉虎符 吳南清 清煙墨

吳山泉 元圭 葉鳳池 各花十友

方楚嬰 筑陽山石 延州石液 汪伯喬 元鯨珠

汪春元 墨林妙品 麒麟墨 汪時育 封爵銘

孫碧溪 元璧 侯承之 墨精八卦

吳越石 無質 吳乾初 清溪墨 瑞應圖

方泳 極品墨精 汪俊賢 太乙元神

葉君錫 元神葵墨 葉墨林 元戎圖

大激 龍蟠紫泥 吳葆素 元元一氣

汪德慎 元聖 吳仲嘉 素軒真賞

潘丕承 黠光 程孟陽 松圖書閣真賞

黃無隅 放言居法墨舍利光 吳連叔 磨子

孫玉泉 西昆元玉清華獨步 水艸涵精 元府天球

方垣菴 黃昌伯 紫雪

邵賓王 汪仲嘉 梅花園

王子凡 嶼峯煙 吳元象

吳益之 吳名望 紫金霜

葉大木 法華雨 朱紹本 松雲墨

汪可泉 孫玉亮

徐鳳 查鳳山

程魁野 元海紫瀾 吳三玉

汪鴻漸 千歲苓黃金臺 大國香 螽斯墨 香精

黃長吉 元神 吳仲實

吳叔大 天琛千秋光 同文印

劉鑲 汪君政

朱德甫

朱一涵

吳元輔

黃奐 元龍

陳君亮

吳龍媒 鹿角膠

陳爾新

汪之東 二儀墨

吳德卿

游君用 雙節堂墨

程東里

吳樂生 易水光

程孟端

汪前川 名岳藏書

胡梅亭

春字山人 獨艸墨精

畢思溪

一品天香

吳省元

方柏源

鳳池

朱獻

吳仲暉

龍香

吳君衡

松溪子

曹石葉

吳充符

藏墨

西隱道人 澹然

朱震

方雲 常和法墨

不二生

蓮佛

方季康

程鳳池

世寶金壺汁

大乙藜

石土雯

程宗尹 七合鄰虛 元芝

汪文憲

劉雲峯

程齊五 大元煙

胡君理

王氏 龍川

楊升菴

一品元霜 丹鉛總錄古墨惟以松煙為之近世稱徽墨率用桐油煙既非古法墨成亦用漆為衣始光東坡云光而不黑索然無神氣亦復安用殆此等即予得墨法於異人祇用煙膠成即光如漆名之曰一品元霜殆不虛也

德美 元墨

朱氏

汪時茂 西子黛

汪熙承 元霜

居易山人

松溪子 異寶墨藏

攝香居士 象墨

吳君實 墅南堂墨 太元

潘景升

王世貞墨評新都潘景升贈余制墨四餅黝於漆圓于月其光可見其潤可挹其芬可以奪沈麝而不可名

楊生

玉泉墨 墨箋曰南中楊生制墨不用松煙止以燈煤為之各玉泉墨

無名氏

紫芝芥 最上乘 桃花源墨 奇香墨 玩鵝墨 鴻寶

宋元以前墨皆罕睹惟廷珪所造間有一二存者堅緻如玉入水不化故能經久勝代名家更

隨時可遇第恐墨譜未聞難分真贋耳苟能遐
攷品式熟識姓氏遇有真者即可金購不至交
臂失之矣夫張伯英韋仲將皆善書者也而自
作筆墨筆墨固爲書畫設豈徒供玩好哉淵材
布橐一丸可敵國富行甫墨顛磨汁時供小啜
石昌言不許人磨李公擇懸之滿堂人不磨墨
墨將磨人矣故塗抹惡札驅之於不言緘攝鐻
固終身不一試者均謂之墨癡墨苑元對云作

畫用程君房墨煙霧晦濛氣韻生動增盤礴之
興良由其煙細膠清劑和杵熟流利滑潤故不
黏礙毫端而渾融紙上佳墨之有益於畫如此
故曰墨不佳畫亦無色澤也近日歛人市墨者
多惟曹素功家舊墨尙有煙真膠清得程方遺
意者其新造墨雖有斤值五六萬錢然每易於
黏筆終不如古墨之清爽也余近得一造墨法
於照讀之油燈上以鐵絲爲架磨薄瓦一片約

方二寸置架上以受燈煙無過高亦無過近煙積少許卽以小椶筆掃入小碟內隨積隨掃無太數亦無太疏以燈之常用也清油雙艸煙自不濁日久月長煙積漸多爰用清膠水泥之如泥澱法隨泥隨化積大盃中澄之一宿明晨取出黑水撇去沈脚盛于五寸碟內手爐上緩火炙乾覆地上俟其回潤刮下爲丸用時以水化開或書或畫光彩照人約一人照讀之燈可供一人之用則人人可造旣省蒸杵之勞又免研磨之力固奚韋沈盛所未之聞矣然恐醫墨之家將羣起而噪余也

卷之三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